

五台山寻古刹

白英

走在五台山青石铺就的小路上，如同踏着斑驳的历史足迹，1937年6月，这条路就留下了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一串脚印。曾有日本人炫耀：中国已经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，要看唐代建筑，就得到日本奈良去。梁思成偶然看到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的《敦煌石窟图录》，其中的《五台山图》壁画上有座“大佛光之寺”，欣喜万分。于是夫妇俩跋山涉水来到五台山寻找，唐代建筑佛光寺的发现惊动了世界。五台山不仅有我国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佛光寺，还有现存年代最早的木造建筑南禅寺，同时还保存了众多不同年代建造的古刹，因而有着“古建筑宝库”的美称。

佛光寺东西长而南北窄，布局以东西轴线为通道。风度从容，气势恢宏，优雅苍劲，淳朴高逸，像一位被遗忘的老人活在时光之外。寺内现有殿、堂、楼、阁等120余间。其中，最高一层院落矗立着建于唐大中十一年(857)的主殿东大殿；东大殿南有一砖

塔称祖师塔，为南北朝时代遗物；最下一层院落，北面有文殊殿七间，为金代建筑；还有唐代石幢两座，一座在东大殿前，一座在文殊殿前。当年林徽因为考证它们的年代，曾爬上经幢顶端细察，确认东大殿前一座经幢是唐代所建后，才确定了佛光寺的建筑年代。其余的均为明、清时期的建筑。穿过四合院尽头一个圆形拱门，爬上一串极陡的石砌台阶，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大殿便一览无余了。斑驳的大门紧闭，殿前两株古松，苍劲雄壮。大殿魁伟整饬，单檐庑殿式屋顶，面宽7间，正中五间装板门，均可开合，两尽间安直棂窗。外柱上方古朴的斗拱托着翼出深远的挑角飞檐，粗壮的柱列，直径达1米的柱础，方整结实的台基，舒展平缓的屋顶，整个大殿就像一根根千年古树撑起的伞盖，举折平缓，精致坚固。虽然这些斗拱像是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，交错折叠在宽大深远的屋檐下，然而正是这种稳健牢固的姿态，支撑着

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。

梁思成林徽因因上世纪30年代的考证使积淀了数千年东方文化艺术之光的佛寺惊动了世界，确凿无疑地证实：中国有唐代木构建筑，日本人的定论可以休矣！然而，距佛光寺仅50公里的唐建中二年(780)所建的南禅寺大殿，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发现，此殿因发现时间晚于佛光寺东大殿，且建造规模及复杂程度皆不如前者，所以名声没有那么响亮，但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南禅寺大殿在建筑史上的

重要性却不容忽视，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佛教殿堂建筑，殿内保存着唐代原貌的塑像，更属中国雕塑史上的经典之作。

多年来，数不清的人们寻着梁思成夫妇的足迹来到五台山，来到他们心目中这个最具东方艺术魅力的盛唐历史博物馆，寻着发现者的目光完成着新的发现。尽管目睹的只是一个遗落的背影，但让人感受到的却是一个盛世穿过历史烟云而留下的器度与胸襟。

游山西·读历史



胜地 品味古县城

张少芳

随着五一假期临近，修复了数年的太原古县城也在春天里揭开了面纱。也许是等待了太久，人们对古县城的亮相都带着企盼的心情，不仅仅是因为古县城的复原，更因为古县城承载和代表了古晋阳的历史演变，可以触摸得到古晋阳的文化传承脉络。

自春秋时期晋国正卿赵简子选址修建了晋阳城，这座城就在历史上辉煌傲世了1400多年，直到北宋赵光义的一把大火加上水淹，晋阳古城被摧毁夷为平地，直至埋没地下。明洪武八年(1375)，在晋阳古城的遗址上，始建明代太原县城，仿佛涅槃重生，明代太原县城形似凤凰，也叫凤凰城。如今重修的太原古县城，再现了当年古城的雄伟壮观。

走进四方方的古县城，自然要上城墙，城墙上旌旗猎猎，城门楼、角楼古风犹存。古县志记载：门四，东曰观澜，西曰望翠，南曰进贤，北曰奉宣，

重修的门楼完全遵循了古时的样貌。我们登上城墙时，天蓝得一碧如洗，城里城外景致一览无遗，城外缓缓流淌的护城河绕城一圈，倘若城门一关，古县城牢不可破。

城内街巷四通八达，青灰屋瓦的建筑被分割得错落有致。漫步城中，从明代始建而留存下来的古建筑历历在目，文庙、城隍庙、太山寺、县衙、察院、鼓楼、关帝庙……与印象中的古县城图一一对照，完全切合不差分毫。其中还保留不少旧居，仅看那精美木雕花的门楣和门口形态各异的守门小石狮，就可以看出明清时山西建筑的气派。进入旧居，那三进的院落里每一处角落都带着时光浸润过的痕迹，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如今各处旧居被腾空，重新受到保护，五六百年前的遗留成为人们眼中的文物再现尊严。

街巷中心渐渐热闹起来，为了配

合当年古县城的繁华，城内人流中不时出现古装商贩，有提篮小卖的村姑，有磨剪刀的工匠，有卜卦的算命先生，更有那此起彼伏叫卖的吆喝声把集市的热闹引入高潮，让人产生误入时光隧道回到古时的错觉，古晋阳文化就这样弥漫在这座重修一新的古县城。

与城中心的繁华形成反差，古城的东南角却是一处幽静所在，那是金牛湖公园。园中绿草萋萋，亭阁依山而建，长廊弯曲回环，楼轩气宇不凡，小桥依湖而立，湖边绿柳依依，游人漫步于此，无不身心俱静。秀丽的湖水就像一位温柔的女子，依傍着旁边威武的城楼，古县城的刚柔相济在春天里绘成一幅写实的中国画，让人品味无穷。

太原古县城，一扫历史烽烟带来的创痛，在修复中重获新生，2500多年的晋阳文化一脉相承。



遇见 树巷幽深

丛风

初入江苏李中水上森林景区，一座拱桥横在眼前，三拱半圆与水中倒影相交，合成三个完美的圆。走过如建在轮上的彩虹桥，就见河边泊两叶小船，船上扎起竹架，一群黑乌鸟的鸣声，脚爪抓住竹竿，屈腿盘踞，一动不动，似在小憩蓄神。待浅梦醒来，面目凶狠地跃入水底，吐出细鳞肥美的鱼来。

沿木栈道初入林中，忽然从树脚下喷出几柱白雾，林间仿佛泛起了几缕淡淡的忧伤，忧伤化不开，就在林中弥漫开来，浓一处淡一处，视线时而模糊，时而清晰，看不清对白。在这亦真亦幻的异度空间里，游人伴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，一袭袭五彩的披巾，在迷蒙中翻飞。曲终人相见，空中树枝清，冷雾散尽，天色大亮，我才看到高大的水杉直插云霄，整整齐齐地排列成几路纵队，矮矮的二月兰紧贴着地面蓬杂地铺开，间有两三丛油菜花，高低对望，黄蓝斗妍。

沿栈道兜兜转转到了码头，跨上一只竹筏，在前排的竹椅上坐定。船

工立于筏尾，撑篙的动作秉承了音乐一般悠扬的风格——缓缓地顺着竹篙向上倒着手，竹篙慢慢插入水中，待篙头顶着河底时，手掌抓住篙顶用力后压，竹筏就缓缓地启动了；接着顺杆向下缓慢倒手，将竹篙抽出水面，再沿竹篙缓慢倒手，顶着河底，用力慢撑……竹筏行驶在了一处浩荡的水面上。船工看起来东张西望漫不经心地撑着篙，竹筏却不偏不倚，准确地驶入了河边一条比竹筏略宽的水道里。

这条水道笔直远去，看不到尽头，每隔一程，又同时向两侧直伸出弄堂般的小水道，水道横平竖直，构成一个个命运的十字路口，布出了一块块垛田与一条条水道相间的迷局，令人傻傻的分不清，到底是水道分割了大地，还是垛田分割了水道。陷于迷局中的大树，命运随之逆转，逃脱了成材即被砍伐的宿命安排，蝶化为永恒的水上森林美景。一路望过去，两侧的树排成了高墙，树墙倒映在水中，暗黑的水道中心留出一线白光，如走入一条幽深而又寂寥的树巷。偶有小桥横

跨过水道，连接起水道两侧垛田上的栈道，人在桥上，船行桥底，“咱们拉不上那话话呀，哎呀招一招手”。

巷子里的居民建筑于树冠上，鸟语杂乱，奏鸣出一幅百鸟朝凤的宏大场面。弄堂深处，不时有树累弯了腰，树冠搭到对岸休息，独木桥自孤。众鸟扇动着翅膀飞离树枝，似在寻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看起来也很高——长期的养尊处优，无需长距离飞行，早就养肥了身躯，此时想要飞，却怎么也飞不高，刚起飞就又落在不远的枝头，成了摄影爱好者对焦抢拍的目标。

竹筏驶出树巷，驶过又一处宽阔的水域，停靠在了“小九寨”——此处没有了垛田，水杉直接长在水中。一条木栈道曲折折地蜿蜒在水面上，我们在大树间穿行，“前世的五百次回眸，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，我用一千次回眸，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”。树间拉起几道绳索，串起几长串五彩的纸风车，正如顾城的诗——它们被风欺骗，徒劳地追赶夕阳。

行走湿地

王晓

湿地因在抵御洪水、调节气候、生物保护、美化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性，被誉为“城市之肾”和“绿色之肺”。江苏宝应湖湿地公园位于宝应湖与大运河之间，拥有苏北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水杉森林湿地和水质良好的宝应湖湖泊湿地，南连高邮湖，北通白马湖，动植物资源丰富，仅鸟类就达147种之多。

我们的大游船在湖面上自由徜徉，遇见成片荷花、遇见养殖网箱、遇见一望无际的水……驾驶员知晓我们的心思，该快则快、该慢则慢，时而飞翔、时而慢游。“美人红”这个品种的荷开得正艳，莲蓬粉嫩，戴荷叶帽遮阳、摘荷花、吃莲蓬，荷藕之乡就是这么大方。餐桌上的糯米糖藕、藕粉圆子、藕汁饮料，更见热情实诚。

看完荷花看水杉林，木排在林间渠道悠悠前行，艳阳高照，林子里却凉爽宜人。这片林子是当年知青栽种的，横竖成行，真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。有一片笔直冲天得水杉树身上，贴着不少小袋子，问导游才知道培育的是药用铁皮石斛。铁皮石斛喜阴，对环境要求高，投资人就是看中宝应湖湿地公园的生态好。

登岸后，漫步林中，瓜篓子满地都是，叶子上沾满了白色的鸟粪，这瓜篓子结的小瓜我们叫狗屎瓜，叶子可当止血药。每到春季，上海、南京的很多中老年人会专程来这里挖野菜，国外的摄影爱好者会来这里拍鸟，附近少有这样有广泛吸引力的地方。

我们一进入林子，顿感心旷神怡，孩子们荡起秋千，大人们闲走闲坐，行走林间，呼吸着负氧离子含量充沛的新鲜干净